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論語集說卷四

宋 蔡節 編

述而第七 凡三十八章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好去聲

集曰老彭商賢大夫 邢氏疏老彭之為人無所考上蔡謝氏曰 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比猶並之也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老彭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皆傳述先王之舊而未嘗

有所自作也故其所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然當是時作者畧備夫子蓋集羣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晦菴朱氏後春秋作然則孔子亦有作乎曰春秋天子之事前此未之有謂之作者以是然而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竊取之於是而筆削焉蓋亦述之而已　龜山楊氏曰詩亡然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識音志

集曰默不言也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學不厭所以成諸己誨不倦所以成諸人何有於我言是三事何者能有於我此皆聖人之謙辭也

晦菴朱氏藍田呂氏　河南尹氏曰何有於我是亦勉學者云爾節謂以夫子之聖於此三者猶曰何有學者可不勉諸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集曰徙遷也德以修而日新學以講而日明徙義

則善日益改不善則過日損四者修身之大要也河南尹氏

勉齋黄氏苟未能之聖人猶憂況學者乎南軒張氏曰聖人言以是為憂所以深勉學者也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集曰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晦菴朱氏申申其容舒也夭夭其色愉也燕居不為容色故如是龜山楊氏此可見聖人中和之氣與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伊川程子

又曰在鄉黨則恂恂在廟朝則便便至於燕居

則申申天夭不是聖人揀擇安排蓋盛德之至動容周旋無不中節者也天台陳氏

子曰甚矣吾衰也句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復扶又切

集曰甚矣吾衰也言其衰之甚也復又也方其年壯氣盛而欲行周公之道也故夢寐見之及其年老氣衰而知不能行之也則不復有是夢矣聖人心乎濟世死而後已此亦託辭以歎吾道之終不行也本白石錢氏說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集曰志者心之所之也道者人所當行之理也據守也德則行是道而實有得於心者也依者不離之謂仁則心德之全也游則寓此心焉爾藝則禮樂射御書數之法周禮註疏曰五禮吉凶軍賓嘉也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也六書象形會意指事轉注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也　亦莫非至理之所在也志道則道在是而心之所之者

亦在是也據德則德之在我者守之而不失也依仁則惟仁之依而造次顛沛之未始離也游藝則游心於藝而一動一息之莫不有養也朱氏曰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乎道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學者苟能於志道據德依仁而不紊夫先後之序又時焉而游於藝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日用之間無少罅漏涵泳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本晦菴朱氏說朱氏曰讀書須將聖賢言語就自身上做工夫方

見字字是實用今看道是甚物事自家如何志之以至據德依仁游藝亦莫不然方始有得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集曰脩脯也十脡為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為禮束脩其至薄者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茍以禮而來學則是有求道之心聖人未嘗不教之也晦菴朱氏

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憤房粉切悱芳匪切復扶又切

集曰憤悱者思慮積久鬱而未暢誠意之見於色辭者也憤則不得於心啓謂開其意也悱則不得於言發謂達其辭也物有四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不待其憤悱而啓發之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啓發之庶幾其聽之專而識音志之深也然告之亦舉一隅爾不以三隅反則是不能因言以推類苟遽復之則於彼亦無益矣以三隅反而後復之此古之善教者使

人繼其志欲其自得之也本伊川程子晦菴朱氏南軒張氏說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集曰有喪者在側食豈能甘也伊川程子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晦菴朱氏於此可見聖人情性之正上蔡謝氏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舍上聲夫音扶馮扶冰切好去

聲

集曰用謂見用於時也行謂行其道也舍謂不為時用也藏謂卷而懷之也三與字訓許本岷隱戴氏說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懼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邢氏晦菴朱氏聖賢之於行藏無意無必隨其所遇而已故其行非貪位也其藏非獨善也一有意必則是二者俱失其宜矣用行舍藏唯顔子可與於此上蔡謝氏河南尹氏曰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安於

所遇命不足道也　朱氏曰用舍行藏猶以物我對待而言若孔子之仕止久速則其可否之機渾然在我而無與於物矣　子路見夫子獨許顏子遂自負其勇故發為子行三軍則誰與之問夫子謂犯難而輕死非君子所貴惟臨事而懼則有戒心故其動也必審好謀而成則有遠慮故其為也必濟此則行軍之要也所以抑子路而教之與本南軒張氏欒山黃氏說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好去聲

集曰執鞭賤者之事晦菴朱氏好謂好義也富固人所欲也而有義存焉使其於義而可雖身為賤役亦所不辭然於義有不可焉則姑從吾所好而已聖人斯言非謂富有時而可求也特借是以明其決不可求耳本南軒張氏東坡蘇氏説

子之所慎齊戰疾齊側皆切

集曰慎者敬謹之至也齊之為言齊也兩齊之之齊側皆切餘如字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於神明也

齊之誠否鬼神之有無繫焉戰之勝否師衆之死生繫焉疾之愈否吾身之存亡繫焉三者皆不可以不謹也本晦菴朱氏說曾氏曰鬼神恍惚戰疾危殆此心斯須不在焉則失之矣河南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樂五角切

節釋曰韶舜樂也三月言其久也舜之後為陳自陳敬仲奔齊其後久專齊政至景公時陳氏代齊

之形已成矣夫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蓋憂

感之深也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斯者指齊而言

也韶本揖遜之樂今乃至於齊之國其殆傷今思

古故發為此嘆與或謂聖人之喜怒哀樂未有不中節者今在齊聞韶而憂感之深乃至於三月忘味恐不應固滯如此然未有一說可以易此說姑闕之

冉有曰夫子為衞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

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

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為並去聲

集曰為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諾應辭也問之問於夫子也下乃子貢與夫子問答之辭衛靈公逐其世子蒯聵公薨而國人立蒯聵之子輒於是晉納蒯聵而輒拒之時孔子在衛衛人以蒯聵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而問之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

諫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隱于首陽山遂餓而死子貢不斥衛君而即夷齊之事為問以探聖人之旨可謂善於為辭者矣中有所悔恨之謂怨其曰怨乎者謂二子委國而去獨不顧其宗國而有所不足于中乎夫子告之以求仁而得仁言伯夷以父命為尊叔齊以天倫為重其遜國也皆求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既而各得其志焉而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唯恐失之其

可同日語哉故觀夫子所以賢夷齊則其不為衛君之事可以意會矣

本晦菴朱氏說　南軒張氏曰叔齊之遜伯夷以伯夷之長當立無兄弟之義而何以為國乎伯夷之不受國以叔齊之立父命也無父子之義而何以為國乎二人者寧去國而存此矣衛輒之事國人以蒯聵得罪於先君而出奔則不宜有衛也於是立輒而拒蒯聵曾不知蒯聵父也輒子也父子之義先亡矣國其可一日立乎在輒之分寧委國而全其父子可也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飯符晩切食音嗣枕去聲樂音洛

集曰飯食之也疏食麤飯也肱臂也寢則曲肱而枕之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窮約而樂亦無不在焉所樂者在我其視不義之富貴直如浮雲之無與吾事耳本邢氏疏晦菴朱氏說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集曰加增也夫子時未五十也學易則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故可以無過然夫子豈必至是而始學易亦豈必至是而始無大過邪觀五十而知天命

之語則曰學易曰無大過皆謙辭耳龜山楊氏曰與易為一然後無過東溪劉氏曰一豪不與易合斯為過矣聖人即己教人使知易之不可以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本成都范氏槩山黃氏晦菴朱氏說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集曰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但誦說而已也晦菴朱氏上蔡謝

氏曰此因學易之語而類記之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葉舒涉切女音汝

集曰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邢氏

疏葉公不知孔子而問子路子路不對以形容聖人之難也河南尹氏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惟日孜孜終吾身焉而不知歲月之邁也

此孔子自謂好學之篤耳然深味之則其至誠不

息之運非聖人不能也晦菴朱氏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好去聲

集曰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後知也晦菴朱氏節謂夫子以生知之聖猶曰好古而敏求者此雖聖人之謙辭然義理無窮亦必學而後為知之至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

集曰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所不

語鬼神造化之迹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輕以語人也晦菴朱氏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集曰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或善或惡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則是善惡皆我師也晦菴朱氏

南軒張氏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善吾師也不善亦吾師也雖然就一人之身而有善不善焉亦莫非吾師也古人之學無非為己而已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魋徒雷切

集曰威魋宋司馬向魋也出於威公故又稱威氏威魋欲害孔子孔子言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威魋其奈我何言不能違天害己也晦菴朱氏

又曰於威魋則曰天生德於予於康人則曰天之未喪斯文蓋夫子一身之存亡繫斯道之興廢故其遇難也不決於人而決於天休齋陳氏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

二三子者是丘也

集曰二三子謂諸弟子也隱匿也二三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故疑其有隱而不知道無乎不在聖人之日用常行孰非教之所寓哉夫子語二三子謂女以我為有隱乎我實無隱也我之所行無不與二三子共之甚易知而易見特自不察之耳其曰是丘也者質諸己以實其言也邢氏疏晦菴朱氏建安游氏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行去聲

集曰教人以學文修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教者必自外入故以文為先焉伊川程子成都范氏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節釋曰聖人道全德備大而能化者也君子則具聖人之體而未能充盡者也槃山黄氏曰夫子思其上者而不得見故又思其次也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亡而

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恒並胡登切亡讀為無

集曰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有恒者不貳其心橫渠

張子 龜山楊氏曰有恒心然後可與為善

亡絶無也虛則未滿之名盈充實也約窮約也泰奢泰也本無一長而為有之狀未能充實而為盈之狀貧約而為泰之狀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恒也晦菴朱氏

又曰有恒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絶矣然未有不自有恒而能至於聖者也故章末申言有恒之

義其示人入德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朱氏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射食亦切

集曰釣垂餌取魚也綱以大繩屬網絶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宿宿鳥也邢氏疏晦菴朱氏

蓋物有祭祀之須有奉養賓客之用則其取之也有不得免焉釣而不綱不忍取之多也弋不射宿不欲陰中之也聖人之心天地生物之心也本南軒張氏說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

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識音志

集曰識記也不知而作謂不知其理而妄作也晦菴

朱氏節謂夫子自言未嘗有是亦可見其無所不知也然猶不以生知自居多聞而能擇多見而能識自處於知之次而已此蓋聖人之謙辭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見賢遍切

集曰互鄉鄉名難與言蓋風氣之未純也童子者

互鄉之童子也惑者疑夫子不當見之也與許也潔修治也晦菴朱氏聖人無絶人之心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互鄉之童子論其俗則互鄉也論其年則童子也門人疑夫子不當見之夫子謂其來見也當與其進而不當與其退獨何為已甚乎人能潔己以進與其一時之志潔耳自此以往亦安能保之也聖人之心猶天地之於萬物苟有生意則雨露滋長之矣無間乎幽深僻遠也本巖麓趙氏說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節釋曰仁者心之徳豈遠於人乎患不欲之耳欲

仁而仁至亦何遠之有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

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吴為同

姓謂之吴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

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取七佳切

集曰陳國名司敗官名即司寇也昭公魯君名稠

巫馬期姓巫馬名施字期孔子弟子相助匿非曰黨取與娶同魯與吳皆姬姓禮不娶同姓故謂之吳孟子揖巫馬期而進之者司敗揖也巫馬期以告者告於孔子也邢氏疏晦菴朱氏魯蓋夫子父母之國昭公魯之先君也司敗未嘗顯言其事而遽以知禮為問其對之宜如此也及司敗以為有黨而夫子受以為過然亦不正言其所受之過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可謂善於為辭矣武夷吳氏朱氏曰孔子不可自謂

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娶同姓為知禮故受以為過而不辭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和去聲

集曰歌者歌詩也南軒張氏反復也晦菴朱氏和者繼其聲也龜山楊氏節謂此與人歌也與人歌而善必使之復歌而後和之可見聖人不伐己之能而掩人之善矣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集曰莫之為言猶曰得不也藍田呂氏猶若也有君子

之行然後有君子之文弟子見聖人之文發越如是曰宗仰焉夫子懼其惟文之求而不務其行也則曰吾之文得不與人同乎但於躬行之君子則吾未之有得焉耳此皆自謙之辭欲人因文而勉於行也聖人抑己訓人引而發之大抵若此本巖麓趙氏說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集曰此亦夫子謙辭也聖則大而化之仁則盡夫心德之全人道之備也爲之謂爲仁聖之道誨人謂以此教人也可謂云爾已矣者無它之辭也夫子雖不居仁聖然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唯至誠不息者能之所以弟子不能學也晦菴朱氏景迂晁氏東萊呂氏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誄力軌切

集曰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誄者哀死

而述其行之詞也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祇之佑也聖人表裏純一未嘗有過固已合乎神明豈待至此而後禱哉曰丘之禱久矣蓋所以明無所事禱之意本晦菴朱氏說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孫去聲

集曰孫順也固陋也邢氏疏儉不中禮則固而已矣至於奢則僭上而不孫不孫者亂之所由生也龜山楊氏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為大故曰與其不孫也

寧固伊川程子此夫子救時不得已之言也景迂晁氏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集曰坦平也蕩蕩寛廣貌晦菴朱氏君子循理故其心和平而寛廣小人役於物故其心無日而不憂懼本伊川程子說

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節釋曰温者其氣和也厲者其色正也温而不厲則失之於太柔矣威而猛則失之於太剛矣恭而

不安則失之於拘迫而不可以持久矣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聖人盛德之至故其中和發見自然如此

泰伯第八 凡二十一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集曰至德謂德之至極不可以有加也三讓遜之至也無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之可見也 晦菴朱氏節

謂周太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又次季歴太王之時商道寖衰而周道日盛泰伯知天下必去商而歸周也與仲雍逃之荆蠻而避之其後太王乃立季歴傳至文王而三分天下有其二至武王遂克商而有天下泰伯之遜夫子不曰遜國而曰以天下讓蓋探其心而推明之也遜於隱微之中故民無得而稱泰伯可謂至德非夫子其孰能知之謂節

論語一書以至德稱者唯泰伯文王二人其旨微矣泰伯知天下必去商而歸周故逃之荆蠻而避

之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泰伯文王均此一心也此其所以為至德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葸絲里切絞古卯切

集曰葸畏懼貌絞急切也晦菴朱氏禮所以節文也恭而無禮則罷於接物慎而無禮則畏而失我勇而無禮則暴而上人直而無禮則切而賊恩藍田呂氏節謂恭慎勇直皆善道也惟有禮以節之則莫非天理之自然無禮以節之則有勞葸亂絞之弊而反

害之也白石錢氏曰恭慎柔德勇直剛德也苟無禮以節之則皆有偏勝之弊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集曰君子謂在上之人也篤厚也興起也偷薄也

晦菴朱氏篤於親不遺故舊盡吾人道之當然耳非為欲動民而若此也仁義之心人皆有之上行而下傚自然民化而德厚矣本南軒張氏說

又曰此章與上文不相蒙今從武夷吳氏說自為一章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夫音扶

集曰召呼也啓開也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此詩小旻之篇戰戰恐懼也兢兢戒謹也臨深恐墜履薄恐陷也小子弟子也註疏啓手足者使弟子開其衾視之亦保其身而無傷也曾子平日戰戰兢兢如臨深履薄至此而始知免矣所謂全而歸之者於是為終其事反覆玩味此章亦可見持

身之匪易矣南軒張氏不敢虧也况敢虧其行以辱親乎 成都范氏曰身體猶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遠近並去聲

集曰孟敬子仲孫氏名捷魯大夫馬氏註問之者問其疾也言曾子自言也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信實也辭言語也氣聲氣

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謂背理也竹豆謂之籩木

豆謂之豆有司謂有司之者也孟敬子葢嘗學禮

於曾子曾子因其問疾之際而告之言鳥畏死故

鳴哀人窮反本故言善欲敬子知其所言之善而

識之也葢道無所不在而君子所重者則在此三

事而已矣不莊不敬其動容貌也非暴則慢惟莊

敬有素則夫容貌之動斯遠暴慢矣内無誠實其

正顔色也色莊而已惟誠實有素則夫顔色之正

斯近信矣涵養不熟其出辭氣也非鄙即倍惟涵養有素則夫辭氣之出斯遠鄙倍矣動也正也出也有諸中而形諸外也近自近也遠自遠也不期然而然者也故皆以斯言之此三者蓋禮之本修身之要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者也若夫籩豆之事此特禮之末則自有司之者存而非君子之所重矣本晦菴朱氏說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

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集曰校計校也友馬氏以為顔淵是也不知有餘在我不足在人不必得為在已失為在人非深識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者不能然也晦菴朱氏上蔡謝氏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與平聲

集曰孤幼主也百里諸侯國也藍田呂氏節節操也其

才可以輔幼主攝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與疑辭也決辭設為問答所以深著其必然也晦菴朱氏　南軒張氏曰此非剛毅篤實者不能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集曰士學者之稱西山真氏弘寬廣也毅彊忍也晦菴朱氏弘與毅相須者也士之不可以不弘毅者以任重而道遠也所謂任重者以仁為己任也所謂道遠

者當用力以終吾身焉耳南軒張氏可以大受毅則足以力節謂弘則行如人負重器適遠塗若不能容受則何以勝其重不能彊忍則何以至於遠必是有大力量然後能勝其重而至於遠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樂五角切

集曰興起也詩本人情有美有刺其為言既易知而吟詠之間抑揚反覆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於此而得之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

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為事物之所摇奪者必於此而得之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為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性情舒暢其固滯消融其查滓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晦菴朱氏

又曰朱氏曰案内則十年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

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程子曰天下之英材不為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況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洒掃應對以至冠昏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

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才也易今之成才也難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集曰民謂凡民也此百姓日用而不知之謂也邢氏

疏由者由是理之所當然知者知是理之所以然

晦菴朱氏聖人之設教可使民由是道然知則待其自悟聖人有不能與也使之由之所謂知之之道固

在其中矣南軒張氏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好去聲

集曰疾惡也好勇而不安分則必作亂惡不仁之人而使之無所容則必致亂二者之心善惡雖殊然其生亂則一也晦菴朱氏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集曰周公旦也驕矜夸吝鄙嗇也晦菴朱氏設言有周公之才美而驕且吝焉則其餘不足觀矣此甚言

驕吝之不可也若有周公之德亦何至於驕吝哉

伊川程子朱氏曰程子云驕氣盈吝氣歉然其勢常相因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易以致切

集曰穀者善之實也成都范氏善也成也爾雅曰信善為穀致堂胡氏曰穀言善之成實也學之三年之久而不至於善則亦難乎其得之矣若苟知所以用其力必有月異而歲不同者南軒張氏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

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好去聲見賢遍切

節釋曰篤信者信之不回也篤信以好學則其學實矣守死者守之不變也守死以善道則其道固矣此有學有道之士也危邦危殆之國也未至則不入也亂邦雖未危而刑政紀綱紊矣已至則不居也此去就之義潔也天下舉一世而言有道則見於世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也此出處之分明

也去就出處不失其宜非有學有道者其孰能與於此若邦有道而無可行之學邦無道而無能守之道是則可恥之甚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節釋曰謀議也不在其位則不謀其政此為無官守者言也伊川程子曰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摯音至雎七余切

集曰師摯魯樂師名摯也亂樂之卒章也史記曰

關雎之亂以爲風始洋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聲樂之盛如此洋洋乎盈耳哉蓋美之也晦菴朱氏 南軒張氏曰聖人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至於聲音則師摯實傳之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侗音通悾音空

集曰侗無知貌愿謹厚也悾悾無能貌吾不知之者甚絶之之辭晦菴朱氏 狂侗悾悾本非美質然狂而

直悃而愿悾悾而信於其不可取之中猶有可取者焉若不直不愿不信則是巧偽生於其間併與可取者而亡之是不足望也故曰吾不知之矣南本軒張氏說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節釋曰言人之為學汲汲皇皇常若不及而猶懼或失之此聖人勉人為學之急也上蔡謝氏所謂如追寇讎者深得其旨矣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與去聲

集曰巍巍高大之貌何氏註舜禹之有天下天與之人與之而吾心曷嘗有所與於其間哉此所以巍巍乎不可及也南軒張氏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集曰則法也孔氏註蕩蕩廣遠之稱包氏註成功事業也煥者光明之象文章禮樂法度也道之高且大

者莫如天堯之為君獨能則之故其道之廣逺亦如天之不可以形容盡也然民雖無得而名而其所可見者則有巍然之功業煥然之文章爾功業文章即是道之發見者也本朱氏說晦菴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徳其可謂至徳也已矣治去聲

集曰五人禹稷契皐陶伯益也孔氏註亂治也或曰亂本作亂古治字也十人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馬氏註其一人邑姜也馬氏云其一人謂文母也劉侍讀以為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人治外而邑姜治內故亦以同於亂臣才難蓋古語而孔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也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際者交會之間晦菴朱氏舜有臣五人而周倍之則周之人才又盛於唐虞之際矣然婦人居其一止有九人焉是

才之難得也石林葉氏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此蓋言文王也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叛國以事紂時天下歸文王者六州荆梁雍豫徐揚也唯青兖冀尚屬紂耳朱氏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所以為至德也成都范氏孔子因論武王之事而有及於文王且與泰伯俱以至德稱之其旨微矣朱氏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

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間並去聲

菲音匪黻音弗洫呼域切

集曰間罅隙也無間謂無罅隙之可指也晦菴朱氏

薄也致孝鬼神謂享祀豐潔馬氏註衣服常服黻蔽膝也以韋為之冕冠也卑小也溝洫田間通水之道邢氏疏

薄於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禮此所以無間然也再言之者蓋深美之也龜山楊氏

論語集説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論語集說卷五六

詳校官大理寺卿臣富炎泰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毛鳳儀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録監生臣宋學濂

論語集說卷五

宋 蔡節 撰

子罕第九凡三十章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集曰罕少也晦菴朱氏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伊川程子

又曰夫子與門人問答言仁尤其最切者而所記止於如此亦可謂之罕言矣況所言不過泛

及為仁之事至於仁之本體則未嘗直指以告人也勉齋黄氏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集曰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執專執也聖人道全德備不可以偏長目之達巷黨人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惜其不以一善得名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曰欲使我何所執而得

名乎射御皆一藝而御爲人僕所執尤卑然則吾執御矣此雖聞人譽已承之以謙亦可見道無乎而不在也 晦菴朱氏 河南尹氏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集曰麻冕緇布冠也古者績麻三十升布爲之一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純絲也絲易成故曰純儉儉約省也禮人臣當拜於堂

下泰驕慢也時臣驕慢故拜乎上從下謂從下拜之禮也邢氏疏節謂麻冕固禮也今用絲則儉矣聖人所以從衆者取其儉也拜下亦禮也今拜上則泰矣聖人所以違衆者惡其泰也衆人之所為聖人或從之或違之亦曰酌夫禮之輕重而已矣東谷鄭氏曰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君臣聖人欲明君臣之分故不得不違衆而從下拜之禮也然必舉純儉之從衆為言何也其意不在純儉特以明夫違衆之心出於不得已焉耳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毋並音無

集曰絶無之盡者毋無通意者私意也必者期必也固者執滞也我者有已也毋意者渾然天理不任私意也毋必者隨事順理不先期必也毋固者過而不留無所執滞也毋我者大同於物不私一身也一念之私意動於内而係於事故有必必則守而不移故有固固則不能忘已故有我我必固我皆出於意故意為之先而我復生意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夫子於此四者非待有所禁止盖自無

有耳晦菴朱氏成都范氏南軒張氏曰意與我相近必與固相類然而不同也意則發見而我則其所存也必則期於事之前固則凝於事之後也

又曰仲尼絶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

橫渠張子節謂始學者則當絶去此四事成德者則絶無此四事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喪與並去聲

集曰匡地名史記曰陽貨曾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晦菴朱氏畏者有戒心之謂藍田呂氏道之顯者謂之文上蔡謝氏兹此也夫子自謂也朱氏文王既没故夫子自謂後死者言天若欲喪此文則必不使我得與於此文今我既得與於此文則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柰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己也馬氏註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

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大並音泰與平聲少失照切

集曰大宰官名或吴或宋未可知也牢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孔子弟子註疏與疑辭縱猶肆也言不為限量也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辭少年少也鄙細也試用也不試言不為世用也大宰見夫子之多能疑其為聖而問之子貢子貢告之以人之受

才有限而夫子則不可以限量拘是天縱之殆聖而又多能也蓋聖無所不通多能乃其餘事耳夫子聞大宰之語姑以少賤能鄙事為言又慮以聖為必在乎多能故繼之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不試故藝言功業不試故所見者藝而已門人載牢所記夫子之言于此申上文之意也晦菴朱氏槃山黄氏南軒張氏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

叩其兩端而竭焉叩音口

集曰叩與扣通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者盡以告人也鄙賤也兩端上下始終本末精粗之類是也竭盡也夫子語門人謂爾以吾為有知乎蓋無餘知也雖空空鄙夫有問於我我亦未嘗不叩其兩端而竭盡所知以告之也此章之意慮門人以聖道為高妙而教之有隱也故即所以告鄙夫者以曉之耳本伊川程子南軒張氏說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扶夫音

集曰鳳靈鳥河圖河中龍馬負圖皆聖王之瑞也已止也朱氏晦菴聖人斯言蓋見聖王之不作而道之終不行也故假鳳圖而興歎耳張氏南軒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齊音咨衰倉回切少失照切

集曰齊衰喪服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貴者之盛服也瞽無目者作起也趨疾行也朱氏晦菴

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其作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成都范氏）此皆自盡而已非為人故也（龜山楊氏）

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喟苦位切鑽祖官切罷部買切）

集曰喟歎聲彌益也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罷

止也卓立貌末無也註疏仰之則彌高而不可及也鑽之則彌堅而不可入也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見之未端的也此顏子稱聖道之妙而求之未得其要也博文使致其知也約禮使謹於行也約禮即克己復禮之目夫子教人不過博文約禮二端循循善誘使由其序而進之此顏子稱聖人教以用力之地也欲罷不能行之力也既竭吾才力之盡也如有所立卓爾至是所造益深所見益親切也雖欲從之

末由也已是雖未達一間而又無所用其力也此顔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本晦菴朱氏說　龜山楊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充實而有輝光之大皆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即謂顔子至是尤難為功不特自無所用其力雖聖人亦無所容其力也　東萊呂氏曰夫子之道於不可窮不可測之中而又有可至之理故循循善誘博文約禮則欲罷而不能於有所立有所見之中而又有不可及之妙故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致堂胡氏曰此顔子學有所得自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也反覆誦味此章則聖人之道之至與夫教人先後之序顔子學聖人始終之功可得而研求矣南軒張氏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病閒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閒去聲

集曰疾甚曰病包氏註少差曰閒孔氏註無寧寧也馬氏註詐謂作偽以欺人也禮大夫已去位無家臣子路以夫子病亟欲使弟子行家臣禮以治其喪夫子病差始知其事故言由之行詐也久矣我之不

當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為有臣則是欺天而已南軒張氏曰天即理也理不應有而強使之有故曰欺天　成都范氏曰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為有臣是以自陷於行詐罪至欺天而莫知之也人而欺天莫大之罪引以自歸其責子路深矣大葬謂君臣禮葬死於道路謂棄而不葬又曉之以不必然之故本晦菴朱氏說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韞紆粉切匵徒木切賈公土切

集曰韞藏也匵匱也諸之也賈謂賈人知物之善惡而能真其賈者也即周禮司市所謂賈民是也沽賣也子貢以夫子有道不仕故設為二端以問焉夫子言但當如玉之待賈而不當求之耳沽之哉沽之哉所以深斥求之之鄙也待賈之言義命皆盡本馬氏註晦菴朱氏無垢張氏說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集曰東方之夷有九種陋僻陋也欲居九夷亦乘

桴浮海之意或人未喻疑以為陋不可居殊不知君子無入而不自得亦何陋之云乎晦菴朱氏 南軒張氏

子曰吾自衞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集曰周衰詩樂失其傳而雅頌紊矣孔子自衞反魯在魯哀公十一年冬取其言王政之所由廢興者為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為頌於是雅頌各得其所而樂正矣本鄭川史氏説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

困何有於我哉

集曰困亂也馬氏註何有於我哉此聖人之謙辭也

蓋於天理之當為者求盡其道人情之易動者不踰其則雖聖人亦極乎是理而已夫子之教人每指而示之近南軒張氏使夫資之下者可以勉思而企及而才之高者亦不敢易乎近矣伊川程子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夫音扶舍上聲

集曰逝往也不舍晝夜者言與晝夜相循環而不

舍也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其易見者莫如川流故聖人於此指以示人欲學者知無息之體而不使功力有毫釐之間斷也朱氏晦菴本南軒張氏說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去聲

節釋曰以好色云者所以明其好之之篤也好德如好色則其心誠於好德矣然未之見也此亦疾時人薄於德而厚於色也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簣並求位切覆芳服切

集曰簣土籠也覆猶加也包氏註爲山而僅少一簣然止則無所望平地而方覆一簣然進則未可量止者吾自止也進者吾自往也進止係乎已而由人乎哉此所以喻夫學也學者能自强不息則積小以成大若中道而畫則前功盡棄矣本晦菴朱氏南軒張氏

說致堂胡氏曰顔淵曰舜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此吾往者也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

也此吾止者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語去聲與平聲

集曰惰懈怠也晦菴朱氏回於夫子之言無所不說何有於惰建安游氏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集曰此顏子既沒之後夫子惜之之辭蓋其日進之功於聖為幾矣然未至於聖則猶進進而不已焉故曰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本南軒張氏說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夫並音扶

集曰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晦菴朱氏苗而不秀喻質美而不學者也秀而不實喻學而不至於道者也河東侯氏蓋苗必至於實然後可君子之於學亦然是故惡夫畫也河南尹氏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焉知之焉於虔切

集曰凡人進德必在於少壯之時言後生之可畏

亦焉知其來者之不能如今日葢以其進未可量也然或不能彊學至於四十五十而於道無聞焉則終於此而已矣斯亦不足畏也聖人言此以警人使之及時而勉於學耳本晦菴朱氏說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為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說並音悅

集曰法語之言正言之也不背其言不若遂改其

事巽與之言婉而導之也喜說其說不若尋繹其意河南尹氏法言拒之而未從巽言語之而未說猶云可也其或從而說焉尚庶幾其能改繹矣說之而不繹從之而不改則是終不改繹也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龜山楊氏

子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集曰重出而逸其半晦菴朱氏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集曰帥將也孔氏註三軍雖衆其帥可奪者資諸人故也匹夫雖微其志不可奪者守諸已故也南軒張氏節謂此章言三軍之帥尚或可奪以明匹夫之能守其志終不可得而奪耳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衣去聲緼紆粉切貉胡各切與平聲忮之豉切

集曰敝壞也緼枲著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賤

者狐貉以狐貉之皮爲裘盖衣之貴者忮謂有害
心也求謂有貪意也臧善也以惡衣爲耻學者之
大病子路尚志而忘物故能不耻此其過人遠矣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此衞風雄雉之詩夫子引之
以美子路夫能不忮求非不善也而子路終身誦
之則非所以進於日新矣是道也何足以臧夫子
所以激而進之本註䟽晦菴朱氏南軒張氏說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集曰春陽方盛草木榮華松柏之生無以異於衆草木至於歲寒草木零落而松柏乃青青而猶存故人知其後彫耳此喻君子之守道不渝平時未見惟於危亂險難之際斯可見之矣白石錢氏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知去聲

集曰惟心有以明理故不惑惟理有以勝情故不憂惟氣有以配道義故不懼晦菴朱氏

又曰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此德之序

也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此學之序也

伊川程子朱氏曰聖人成德以仁為先比自誠而明也性也學者進德以知為先此自明而誠也教也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集曰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為此事也適之也晦菴朱氏節謂學者學乎是道也適道者之乎是道也立者之乎道而能有所立也權者權夫事事物物之輕

重而合乎道之中也惟知所以求之故可與共學知所以行之故可與適道知所以持守之故可與立知所以變通之故可與權徒知求而不知行未可與適道也知行而不知守未可與立也知守而不知變而通之未可與權也此是四等學力學者不可躐等而進也

又曰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唐棣之華通為一章今從成都范氏分為兩章 朱氏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棣大計切華呼爪切夫音扶

集曰唐棣郁李也偏不正也反背也而語助也唐棣之華偏其反而比逸詩也晦菴朱氏偏其反而言唐棣之華或偏生而相背也平都李氏節謂上四句是詩文下繫以子曰者所以別詩文也詩人之意以華之相背興室之相遠言吾豈不爾思但室遠耳夫子借而反之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自未思言

之則為遠既思則近矣辭涵蓄而意蓋深遠也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此詩人因物以思人也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夫子借詩以明道耳

鄉黨第十凡一十八章

節釋曰夫子之道初不離乎日用之間惟其盛德之至動容周旋無不中於禮故言語容貌衣服飲食朝聘擯相交際起居皆足以為法門弟子審視而詳記之有志於

聖人者可以觀矣鄉黨一篇或記夫子之
行或記夫子常所訓言云耳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
便言唯謹爾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
誾如也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恂相倫切朝並直遙切便旁連切侃苦旦切誾魚巾切踧子六切踖子亦切與與平聲

集曰鄉黨父兄宗族之所聚恂恂信實之意似不
能言者謙卑遜順不敢有所先也晦菴朱氏宗廟朝廷

禮法之所在便便威儀之習熟也言唯謹爾蓋謹而不放敬之至也本龜山楊氏句讀侃侃和樂貌誾誾中正貌孔氏註朝與下大夫言和樂而不亢與上大夫言中正而不阿東溪劉氏君在視朝也踧踖恭敬不寧之貌朱氏與與不迫遽貌玉藻所謂君子之容舒遲是也白石錢氏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擯必刃切

躩居縛切襜赤占切

集曰擯謂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也凡賓主各有副賓副曰介主副曰擯勃變色貌躩盤辟貌皆敬君命故也所與立謂同為擯者也擯用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用五人以次傳命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一俛一仰而衣亦隨之襜如言其整而不亂也趨進翼如也者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之張翼也復反也顧還視也賓退必復命者敬終其事而紓

君敬也賔不顧則禮成矣（註疏晦菴朱氏南軒張氏）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顔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閾況域切齊音咨屏必郢切降古巷切晦菴朱氏曰陸氏云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也節疑是退字）

集曰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而若不容（若不足以容其身也）敬之至也中門謂當棖闑之閒君出入處也履踐

也閾門限也禮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闑右不踐閾立不中門避所尊也行不履閾行以度也位君之虛位也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所謂宁也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敢以虛位而慢之也其言似不足者不敢肆也攝摳也齊衣下縫也禮將升堂兩手摳衣使去地尺恐躡之而傾跌失容也屏藏也息鼻息出入者也屏氣似不息者屏藏其氣似無鼻息將近所尊心莊氣肅也等階之級也出降一等下階一級也

逞放也怡怡和悅也逞顏色怡怡如者漸遠所尊舒氣解顏也沒階下盡階級也趨趨而就位也位班位也沒階趨則翼如復位則踧踖如雖遠所尊未忘其敬也 註疏晦菴朱氏南軒張氏白石錢氏岷隱戴氏曰愈近君則心愈恭體愈卑故入門過位則言似不足及其升堂則屏氣似不息出降一等稍遠君矣然後顏色怡怡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享禮有容色私覿愉愉如也 勝平聲蹜色六切覿他歷切愉羊朱切

集曰圭諸侯命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如不勝所謂執主器執輕如不克敬謹之至也上如揖上則舉手如揖下如授下則平手如授白石錢氏此升降之容節也勃如戰色戰兢之色曰如以物授人也也踧踖舉足促狹也如有循禮所謂舉前曳踵言行不離地如緣物也此皆謂執圭時也享獻也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覿見也既享又以私禮見也若一於莊則情不通矣有容色者和也愉愉則

又和矣 註疏晦菴朱氏龜山楊氏

君子不以紺緅飾紅紫不以為褻服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褻裘長短右袂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狐貉之厚以居去喪無所不佩非帷裳必殺之羔裘玄冠不以弔吉月必朝服而朝 紺古暗切緅側由切褻私列切袗章忍切絺丑飢切綌去逆切麑研奚切袂彌弊切上長如字下長去聲貉曷各切去上聲殺所介切朝音潮

集曰言君子者凡君子皆當然也 成都范氏 紺深青揚

赤色是青赤色也故為齊服緅在纁緇之間邢氏䟽

邢氏業考工記云三入為纁五入為緅七入為緇註云染纁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為緅緅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又復再染以黑乃成緇矣

三年之喪以飾練服飾領袖縁也紺緅不以為飾者為其似齊服喪服也

紅紫間色不正褻服私居服也褻服不用則正服可知孔氏註

袗單衣也葛之精者為絺麤者為綌謂以絺綌為單衣也表而出之謂先著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體也詩所謂蒙彼縐絺者是也

緇黑色

羔黑羊麑鹿子色白狐色黄凡服必中外之色相稱晦菴朱氏故三者之衣各視其裘之色以為之裼記所謂麛裘絞衣裼之羔裘緇衣裼之狐裘黄衣裼之是也石林葉氏　邢氏曰緇衣羔裘是諸侯君臣日視朝之服麑裘則在國視朔之服也卿大夫士皆然其受外國聘享亦用之黄衣狐裘大蜡息民之祭服也　葉氏曰麑裘亦施於視朝祭蜡狐裘亦施於燕居褻裘私居所著之裘也長之者主温也袂者袖也短右袂者便作事也寢衣今之被也邢氏疏長一身有半此寢衣之制也南軒張氏居家居也

河南尹氏裘以狐貉取其厚而温也詩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者是也故為燕居之服葉氏去除也凡帯必有佩玉唯喪否故去喪則無所不佩言非特玉而已若觿礪之類皆佩龜山楊氏朝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要有襞積而旁無殺縫節謂裳猶今之裙也其餘若深衣要半下齊倍要孔氏曰齊謂裳之下畔要謂裳之上畔言縫下畔之廣倍於要中之廣也齊音咨要平聲則無襞積而有殺縫矣朱氏鄭川史氏曰殺者銳上而廣下為幅既多縫必殺之也喪主素故羔裘玄冠不以弔吉月月朔也朝

服皮弁服言每朔日必服皮弁以朝於君也註疏

齊必有明衣布齊必變食居必遷坐齊並側皆切

集曰明衣浴衣也明布浴布也白石錢氏齊欲其潔故衣布皆以明稱之東溪劉氏變食謂改常饌遷坐謂易常處也孔氏註節謂將以交於神明故雖衣布之末飲食之具寢處之所皆有別於常時所以致其敬也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

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不多食食不厭精之食食饐之食勝食氣之食並音嗣饐於兾切餲烏邁切飪而甚切勝量並去聲

集曰食飯也精鑿也魚肉之腥聶而切之為膾食精則能養人膾麤則能害人故不厭其精細饐食之鬱積者也餲食之鬱積而失味者也魚肉爛謂之餒肉外變謂之敗色惡謂凡物之色變而惡者

也臭惡謂凡物之氣變而惡者也失飪謂失生熟之節不時謂非時之物此數者皆足以病人故不食割不正不食惡其刀匕之失度也食物用醬內則云雞臛醬魚卵醬鼈醢醬魚膾芥醬之類是也各有所宜不得其醬不食惡其不備也食以穀為主故不使肉勝食氣飲酒不為量但不使過醉而至於亂耳二者自為之節也致堂胡氏曰亂者內昏其心志外喪其威儀沽市皆買也酒不自作未必精潔脯不自作不知其為何物之肉也此與

康子饋藥不敢嘗同意撤去也薑去腥通氣故不去也不多食不過飽也註疏白石錢氏晦菴朱氏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集曰助祭於公所賜胙肉歸即頒之不俟經宿者重君之惠也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食矣是褻鬼神之餘也但比君所賜胙可以少緩耳晦菴朱氏

食不語寢不言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席不正不

坐上食如字下食音嗣齊側皆切

集曰答述曰語自言曰言晦菴朱氏聖人存心不他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時也成都范氏古人飲食每種必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食必祭先農瓜菜必祭先圃示不忘本也齊莊敬貌聖人雖薄物必祭其祭必齊如敬心所存不以物而輕重也朱氏又曰雖蔬食菜羹瓜祭則明無不祭之食必齊如也則明無不敬之祭

席坐席也席不正不坐聖人之心無一而

不安於正也上蔡謝氏范氏曰君子之所以養心體者未嘗不以正造次顛沛不可離也故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則事之不正不為可知矣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儺乃多切朝音潮

集曰杖者謂老人也六十杖於鄉杖者出斯出矣不敢先之也龜山楊氏禮之有儺所以驅禳厲氣也朝服以臨之示敬也阼階廟之東階也禮記曰朝服立於阼存室神也蓋慮祖考之靈或有恐怖欲其依已

而安也白石錢氏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集曰饋遺也嘗試也再拜而送所以致禮於所問者也闕洪氏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達則不敢嘗受而不飲則虛人之賜故告之如此然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矣成都范氏

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集曰廐公廐也閩王氏傷害也不問馬一句記者之言也邢氏疏節謂以人為重故問人而不問馬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君命召不俟駕行矣腥桑經切畜許六切飯扶晚切首去聲朝音潮拖徒我切召直照切

集曰君賜食必正席先嘗而後須馬敬君之賜也腥生肉也薦進也薦之祖考也賜腥必熟而薦之榮君之賜也牲未殺曰生畜養也賜生必畜之者

待有事而後殺不以遺人不敢虛君之賜也東漢劉氏禮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辯嘗羞飲而俟鄭氏曰辯音遍此云侍食於君不得祭也故君祭則已先飯若膳夫為君嘗食然槃山黄氏視視其疾也君子寢必東首順生氣也東首者不以疾而改其常度也拖引也紳大帶也病不能興故加朝服而引大帶於上示不忘禮也白石錢氏俟猶待也君命召不俟駕言急趨君命也邢氏疏又曰先行而駕車隨之

入太廟每事問

説見八佾篇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殯必忍切

集曰無所歸謂無親戚任之者殯斂也為之治喪也朋友以道義相與者也其死也有所歸則已不得專無所歸則已得任之故曰於我殯朋友有通財之義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敬其祖考同

於己親也白石錢氏晦菴朱氏東溪劉氏曰祭肉必拜孝敬之心一也

寢不尸居不容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迅雷風烈必變齊音咨衰倉回切饌雛晥切

集曰尸謂偃臥似死人也居家居也容容儀也寢不尸非謂其類於死也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雖舒布其四體而亦未嘗肆耳居不容非惰也但不若臨祭祀見賓客之時耳申申夭夭是也狎謂親狎

必變者色變也褻謂數相見也貌謂禮貌也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衰有喪也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尊有爵恤不成人也白石錢氏曰以貌者見之必作之類也式

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版持邦國圖籍者錢氏曰版者書邦國人名之數式凶服所以哀有喪式負版所以重民數此聖人在車之容也盛猶豐也饌具食也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言敬主人之禮非以其饌也迅疾也烈猛也迅雷風烈必變者敬天之怒也

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　註疏成都范氏晦菴朱氏

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集曰綏者挽以上車之索也內顧者回視也　晦菴朱氏

正立執綏則容正而體安不內顧以失容不疾言親指以惑衆　槃山黃氏成都范氏曰正立執綏則心體無不正以言君子之莊敬無所不在也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共音拱嗅許又切

節釋曰色謂人之容色也舉謂飛而去之也翔回翔也集下止也梁橋也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是乃形容雉之知所避就也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此夫子嘆辭也先二句是叙其所因之事後二句是載其所嘆之辭言雉見人之容色動則飛而去之必回翔而後下止去不遲而就不亟玆其所以為時子路共之三嗅而作文疑有誤節謂共拱手也嗅疑作嘆子路聞夫子時哉之言拱手而起敬感雉之去就得時所以三嘆而作也未敢輕於改經姑闕之

集曰自孔子於鄉黨至誾誾如也言孔子言語之變自君在踧踖如也至私覿愉愉如也言孔子容貌之變自君子不以紺緅飾至齊必有明衣布言孔子衣服之變自齊必變食至席不正不坐言孔子飲食居處之變自鄉人飲酒至不親指言孔子事上接下處事應物之變藍田呂氏

論語集說卷五